

“宕渠之战”时间

建安二十年(公元215年)冬。

战场地点

巴西郡宕渠县南(今渠县八濠山)。

战役双方主将

曹魏偏将军张郃,蜀汉巴西太守、上将张飞。

双方兵力

张郃领军约万余人,张飞率“精卒”万余人。

战役过程

50余天。张郃基本上据寨而守;张飞围而不攻,天天叫阵,欲引其出战而歼灭主将。

战役结局

一场攻略战打成了困守战。张郃一出战就被突袭,曹军因道狭前后不得救,落荒而逃,然后引军还于南郑。巴土获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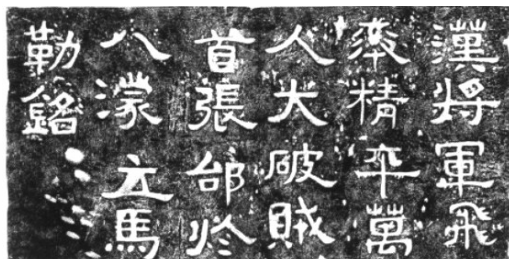
“宕渠之战”在三国争霸中,是魏蜀之间唯一一次在蜀汉巴地正面对垒的战役。由于事发仓促、战场环境特殊,其过程竟难以用兵法去衡量之。此战张飞对张郃的胜利,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。

《三国志》中,魏国之曹操、张鲁、张郃等,蜀国刘备、黄权、张飞等纪传均从不同角度写了此战役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七十回“猛张飞智取瓦口隘 老黄忠计夺天荡山”对此战作了颇为精彩的描写。影视剧《三国演义》更是把这场战役进程及人物形象演绎得妙趣横生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有人将“宕渠之战”作了一番艺术化还原。虽说未免夸张,却也于史有据,可以“叙事别观”视之。笔者从尊重历史考虑,试从以下几个维度重新加以审视。

宕渠之战:拨正蜀汉历史走向

文/图 刘渠



张飞“立马勒名”碑拓片



渠县八濠山古战场遗址



被架空的皇权 是后汉朝政崩塌的“政治因由”

东汉时期,皇族吸取新莽篡权的教训,遂与豪强联姻,培植第三方外援,以巩固和加强皇权。这些皇亲国戚的权势迅速扩展,逐渐形成外戚把持朝政的局面。东汉诸多皇帝幼年即位,又多夭折、绝嗣,自然由其母后临朝称制。皇后政见有限,只有依赖和信任娘舅家人,这也使得外戚进一步专权。小皇帝慢慢长大后,不甘大权旁落,但处于宫禁之中,只能信赖身边的宦官。东汉中期,就是在外戚和宦官两种势力的较量中度过的。

宦官与外戚的斗争愈演愈烈。阉党势力恃皇权而略胜一筹,发展到“十常侍”架空皇帝、独霸朝政的局面。朝臣为削除宦官势力,遂引边将入京,结果被西凉董卓反制。形势演变大大超出了大臣们的预期和掌控范围。

董卓恃强霸道,寡廉鲜耻,激起内臣外官的切齿之愤。汉献帝初平元年(190年),大小军阀关东会盟,公开讨伐董卓。董卓西迁,曹操特别关注皇帝的去向,星夜追赶,截迎汉献帝在手。计除董卓之后,群雄并起,拥兵自重,然后相互攻伐。三国由此拉开序幕。

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,“尊王攘夷”而败袁绍、灭袁术,取乌桓、定西凉,拥有北方大片土地,成为最大赢家。据《中国人口史》资料,曹操地盘约有400万平方公里,人口1300万。

东吴历经孙策的扩张和孙权的巩固,直到正式建立吴国时,拥有汉朝十三州的扬州和荆州大部,以及交州全境,面积近200万平方公里,人口约500万以上。

蜀汉灭亡前,领地有益州、云贵北部及汉中谷地,人口约200万,面积在150万平方公里以上。

一时间,谁也吃不了谁的三大势力,演绎形成三国鼎立的短暂局面,成为中国历史的独特景观,也成了后世文学创作灵感之源和取之不尽的史料素材。

宕渠之战规模不大 却是夺汉中的“战略序曲”

在刘焉领牧益州时,命张鲁为汉中郡督义司马,鲁谋杀张修、斩杀汉使,自任“师君”,成为独立的割据势力,“雄据巴汉垂三十年”。张鲁不时到宕渠境内传道布教,甯(cóng)民大多信奉“五斗米”教。刘璋析分三巴后,巴西甯民夷酋也多与张鲁交好。就是说,成都对巴西郡的掌控不力,尤其是甯人分布区域。

宕渠县,西汉时期设立,治所在今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东北,东汉中期属巴西郡。宕渠是甯民聚居的自治地方,北与汉中横亘大巴山脉毗邻。县域之内,自巴山南坡以降,大部是川东平行岭谷与丘陵过渡地带。

益州总的感觉已不是那么“安稳”。刘璋除了“西线无战事”,东与张鲁有杀母之仇,时常受到张鲁的侵扰。西北方向“韩遂、马超之乱,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(汉中)者数万家”。最可怕的是,若张鲁北引曹操大军来袭,则“蜀中危矣”!东南方向,荆州刘表死后,经赤壁大战,已为刘备控制。刘备素有“仁义”之名,又是刘氏宗亲。建安十六年(211年),在张松、法正等人怂恿下,刘璋决心迎刘备入蜀抗曹。如此,正中刘备下怀,步入了“隆中对”战略谋划的进展阶段。刘璋亲到涪陵迎接刘备,然后增兵使讨张鲁。刘备讨鲁为假,收拾人心打响招牌,然后据蜀以为根据地才是真实目的。

《先主传》说:“令张飞进兵宕渠,与郃等战于瓦口”。

《张飞传》说:张飞“领巴西太守”“曹公破张鲁,留夏侯渊、张郃守汉川。郃别督诸军下巴西,欲徙其民于汉中……”

张郃是从袁绍那里跑出来降曹的,曹操立即拜为偏将军。张郃随伍征战,屡为先锋,战功无数。收汉中后,作为夏侯渊的副将共同留守。适逢三巴夷酋朴胡、杜濩、袁约等举民投附,宕渠正好“空虚”。世人皆知甯民悍勇,是很理想的兵源。曹操看到甯人身材高大威猛,有意尽可能多地迁徙其民。急于建



“汉归义甯邑侯”金印

国立威的张郃坐不住了,遂别督诸军,“进军宕渠”。

宕渠之战是魏蜀之间争夺汉中的战略序曲。

汉中是蜀汉必争的东部屏障。黄权曾向刘备进言:“若失汉中,则三巴不振,此为割蜀之股臂也。”

《先主传》说:建安二十三年(218年),刘备率诸将进兵汉中;曹操亲临汉中前线与刘备对峙。汉中盆地处在八百里秦岭和千里巴山之间,于刘备而言,怀卧榻之忧,志在必得。及至次年夏,形势对曹操愈发不利,军需保障很困难,遂引军而还,最后主动放弃了汉中。刘备遂有汉中及上庸。蜀军一片欢腾,纷纷劝晋,刘备于是自封“汉中之王”,一班人等均得封赏。

再后来,诸葛亮为了“足食足兵”,在汉中兴修水利,开垦增种,进行了一番颇见成效的经营,成为他北伐进军的前沿、退守的根据地和转运军需物资的基地。由此可见,汉中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

战局拨正历史走向 宕渠县郡“地位前出”

《张飞传》说:“郃与飞相拒五十余日。飞率精卒万余人,从他道邀郃军交战,山道连狭,前后不得相救,飞遂破郃。郃弃马缘山,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

道退,引军还南郑,巴土获安。”

“宕渠之战”的进程和结果也就很清楚了:张郃领兵经米仓道、沿巴水河谷而下,来到宕渠县腹地。蜀将张飞自阆中领兵万余人疾驰宕渠与之相拒。是役,张飞出奇兵,从小路突袭。曹军因道路狭窄而前后不得相互策应支援,张飞集中优势兵力击破了张郃的人马。于是,张郃弃马,沿着山边小路奔逃。最后,引军还于南郑。而张郃在遭受突袭、本部受损的情况下,当机立断撤退,保全了主力,因而止损有功,虽然战役目标没有达成,曹操却提拔张郃为荡寇将军之职以示嘉奖。然后,曹操返回本部。

张郃进军的战役目标,按记载是想“徙其民”,尤其是甯人这样的优质兵源。张飞予以阻击,作为巴西太守,正是守土有责,目的是挫败曹魏的战役意图。一场攻略战打成了据寨不战的围困战,对峙近两个月。被动的张郃在气势上就已先失一招。可见,张郃来得仓促,情况不明,又是孤军突进,自然处于劣势地位。其败局已在料想之中。

正是由于宕渠之战而凸显出汉中的战略地位,也把宕渠地域推到了战略前沿,成为蜀汉拒曹的要地。安抚民心、稳定局面、强化治理等问题,一下子摆在了诸葛亮的案上。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张飞并没有乘胜追击、扩大战果,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等他去办理。从军事层面说,他也必须视察地理环境,考虑攻守策略、物资筹措及运转等事宜。

宕渠之战后,刘备随即采取了一连贯的动作:升宕渠县为郡,管辖故地之宕渠县、汉昌县、宣汉县;在宕渠县特设“宕渠侯国”,拜封杜濩为“邑侯”,又颁发“汉归义甯邑侯”金印一方,以示尊崇(1935年《云阳新县志》卷22记载了此印出土一事。此印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),同时,也有助于召唤甯人回归故里。

“宕渠之战”拨正了蜀汉历史的走向,在地方史上具有深远影响,值得史家关注和讨论。

来源: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